

# 孔子“学”与“思”视阈下的素质教育

范 婷

(长安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4)

**摘 要:**为探索素质教育的出路,将孔子的“学”与“思”的思想中蕴含的教育理念与当前中国的教育实际相结合进行分析。分析认为,孔子强调的“学”侧重于知识的累积与继承,而“思”侧重于知识的创新、发展与批判,在教育过程中将“学”与“思”结合起来有助于人的全面发展与自我完善。当前,充分认识孔子的“学”与“思”的价值对推进素质教育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孔子;“学”与“思”;应试教育;素质教育

**中图分类号:**B22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09)03-0110-05

素质教育要求教育以全面提高人的基本素质为根本目的,尊重个人主体精神,培养人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然而,在中国现行教育实践中,应试教育观念仍根深蒂固,素质教育的成效不尽如人意。笔者认为,通过探讨孔子关于“学”与“思”的内涵及其关系,对克服中国现行教育实践弊端具有借鉴和启示的意义。正如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主张的那样,只有在中国历史长河的背景下,才会发现其运动的方向并对目前在中国发生的一切有所了解。因此,推进素质教育的过程中,中国也应该做到“现代创新必须与历史传统相统一”,尽量利用历史传统并从中受益<sup>[1]</sup>。

## 一、“学”与“思”的内涵及其关系

孔子是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鼻祖,中国的教育由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转型不能绕过孔子对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贡献。孔子的教育思想是多方面、多维度的,这里首先分析其“学”与“思”的内涵及其关系,从而洞见孔子对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视。

### (一)“学”的内涵

#### 1. “学”与“仁”

毫无疑问,学并不是孔子思想的中心,孔子思想的核心应该是仁,但仁与学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要成“仁”,第一要紧的就是知道有这些东西,并练习着按照这些东西生活。因而,《论语》开篇第一句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sup>[2]</sup>

孔子从正反两个方面讲到学的重要性。从正面说,孔子强调“学而不厌”<sup>[2]</sup>。他自述其道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sup>[2]</sup>“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sup>[2]</sup>“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sup>[2]</sup>“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sup>[2]</sup>。而从反面讲,孔子则有所谓的“六言六蔽”:<sup>[2]</sup>“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因此,<sup>[2]</sup>对孔子来说,不重视学习,即为“贼”、“佞”<sup>[2]</sup>。

#### 2. “学”的内容

孔子所谓的学,首先是学文。这里所说的文,也

收稿日期:2009-04-07

基金项目: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7A009S);长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08Q08)

作者简介:范 婷(1974-),女,陕西宝鸡人,讲师。

即诗书六艺之文。《史记·孔子世家》曰:“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史记·滑稽列传》又引孔子的话说:“六艺于治一也。”《礼记·王制》亦曰:“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以礼乐,冬夏以诗书。”这些虽然出自汉儒之口,但结合《论语》之言,我们大体可以说:诗、书、礼、易、乐、春秋之六艺(大艺),与夫礼、乐、射、御、书、数之六艺(小艺),都在孔子所学之文的范围内。如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sup>[2]</sup>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sup>[2]</sup>大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牢曰:“子云,‘吾不试,故艺’。”<sup>[2]</sup>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sup>[2]</sup>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sup>[2]</sup>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sup>[2]</sup>这里的文,是泛指六艺,或者专指诗、礼等,它进一步强调了学的重要性:如果说“仁”是这内层的、情感性的、基础性的东西,那“文”就是外在的形式规范、秩序约束,它表现为某个特定时空内所由以维持社会生活各种规范、人文化成的轨迹,“仁”恰恰要通过“学”来通达。这又引出了学的第二个内容:学道。

余英时认为,“中国的‘道’源于古代的礼乐传统,这基本上是一个安排人间秩序的文化传统。”<sup>[3]</sup>“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所恃的‘道’是人间的性格,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是政治社会秩序的重建。”<sup>[3]</sup>此说极富洞察力,孔子云:“朝闻道,夕死可矣。”<sup>[2]</sup>“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sup>[2]</sup>“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sup>[2]</sup>“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sup>[2]</sup>如果说,学文有固定的对象、程式,可以循序渐进,那么学道则要复杂的多。这是因为,学道一方面便是继承已有的诗书礼乐传统,是学文的延伸;另一方面又要对此

传统有所革新和损益,是学文的突破。要突破就必须有灵性。孔子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sup>[2]</sup>权,便是对道有完全彻底地了解,这也就是孔子强调“中行”与“和而不同”的原因。

综上所述,孔子主张的学的内容涵盖了哲学、文学、历史、政治、伦理、美学、数学等方面,强调德育、智育、体育的结合,目的在于要成就一个大写的“人”。孔子博学多才,身通六艺,正如墨子评价孔子时说:“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他更以此作为学的内容而广泛地传授给弟子。正所谓“教书育人”,不仅传授给学生知识,也教会他们做一个品德高尚之人。

### 3. “学”的目的

孔子的学有两个含义。第一是学文,强调学习文献知识、读书、研究等,相当于今天的书本知识。但孔子更强调第二层含义的学道,即对做人、做事所具备的德行和能力的培养。这样,孔子教育思想的合理性在于其教育内容的全面性,“学”不仅是从不知到知的求索过程,是知识的积累,而且是对为人处世原则的学习。因而,孔子重视“好学、乐学”的学习态度。“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sup>[2]</sup>“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知者不如乐知者。”<sup>[2]</sup>这要求培养人学习过程中的自觉性,使人有浓厚的学习兴趣,能引起学习的需要,愉快地学习思考。

孔子还注重学以致用。他认为有了好学、乐学还不够,还应做到学以致用,才能把所学变为自己的智慧和技能。子曰:“颂《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sup>[2]</sup>孔子反对死记硬背,主张把学到的知识应用到实践中,把理论与实践联系起来,在实践中发现和探索新的知识。

孔子重视“为己”之学。他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sup>[2]</sup>。“为人”指给别人看,“为己”指为自己的人格与精神的成长和完满,所以学习是为了丰富和完善自己。既然是完善“自己”,当然就要针对“自己”,这要求教育者“因材施教”。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也。”<sup>[2]</sup>可以看出,根据学生智力、能力、性格、志向、学习态度的差异性,孔子对学生进行不同的教导,故而教育方法也应灵活多样,针对学生的不同特点进行特别指导,使学生共同进步。

### (二)“思”的内涵

对于孔子而言,无论是学文、学道,它们都有一

### (三)“学”与“思”的关系

孔子关于“学”与“思”之关系的思想集中体现在“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sup>[2]</sup>这一名言中,它蕴藏着丰富的内涵。它表明,孔子关注学文与学道之间的必然循环,关注既定的文化传承与不定的个人心理之间的必然循环。由此循环,人们提出了礼乐陶冶性情说,也提出了文化原型积淀说,二者都是从不同侧面对于同一循环的进入,因而不可以进一步还原,不能相互替代对方。从这个意义上讲,孔子之学既是一种心的形上学,也是一种理的形上学,是与思相伴随的学,不是死学。它一方面对已有的诗书礼乐“传统”的承继;另一方面对此“传统”的革新和突破。因革损益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当下之事、当下的生活。是故孔子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sup>[5]</sup>权,便是对道有完全彻底地了解,知道“礼,时为大”<sup>[5]</sup>,不能执着于一死的秩序、现成固定的形上理想,或者彻底不守秩序、没有理想,以应变化莫测的生活本身。这也就是孔子强调“中行”与“和而不同”的原因。这意味着,学与思是“互为前提”的。法国生理学家贝尔纳说:“良好的思维能使我们更好地发挥天赋的才能,得到更多能被你得到的东西。”这指出“学”中的关键一环和必要前提“思”。牛顿曾说:“我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就,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这又表明“思”必须以“学”为前提。“学与思”是辩证统一的。“学”是“思”的基础,“思”是“学”的深入和拓展。“学与思”是互为条件相互促进的,即“学中有思,思中有学”。把思考建立在学习探求的基础上,把学到的知识加以分析研究是获取知识的正确方法之一。因此,我们必须重视“学与思”的关系,二者不可偏废。

如果说,孔子那里并没有重视纯粹客观的知识的学习,孔子思想中的“学以成人”更多地表现为学以成为一个历史的士君子<sup>[6]</sup>,如余英时所指出的那样也存在着一个“反智传统”,那么在科技已经成为第一生产力的今天,当然也需要随着“生活事件”本身而强调纯粹客观意义上的知识的学习。然而,或许又由于“矫枉必须过正”的良好愿望,现在的人们恰恰又只知“学”而不知有“思”了,“纯粹的知识”上升为学习的唯一兴趣和对象。

## 二、素质教育的意义、对象和目标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素质教育这一命题是 20 世

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它不是自足的,不是生而即得的,不是自己一个人就可以说了算的,而是向外的、公共的(形式的)、法则性的。为了能让这些知识“活”起来,孔子又特别强调“思”。孔子提出和强调“思”,再一次突出了因与革之间的张力:如果说“学”侧重的是对知识的积累,对前人知识的继承,那么“思”就更加强调的是创新、批判与发展,以便将所学知识用于实践,变为自己知识的过程。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sup>[2]</sup>这才是孔子之学的关键,也是生生不息之道,它表现为一个过程。换言之,学文是一种社会性的活动,其本质在于就道成人,即将文还原于生活,“从心所欲不踰矩”,呈现出生活中的和谐。

然而,也许没有任何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在有生之年可以完全应合于它的呼唤,达于理想典型意义上的人。因而,如天纵之圣般的孔子,也只能感叹说,“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sup>[2]</sup>这已经牵涉到人的有限性问题,牵涉到对于人的本质的理解。如此,在孔子这里就存在着一种敬畏,一种对于天、命的敬畏,对于自然界、必然性的敬畏,以及在此敬畏中对于人之为人理解。这就是思的主要内涵。宋儒陆象山有过一句名言:“我虽在字不识一个,也应堂堂正正还我一个人来”,亦无非此义。而如果一个人仅仅为了学习纯粹客观的形式,甚或为了学习书本上的纯粹知识,忘记了做人,那便是玩物丧志,便是叛道。

因而,孔子强调学习必须思考,学生应该注重“思”的环节。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sup>[2]</sup>就是说,对于没有自己的问题意识的学生是很难教育的。因此,孔子主张启发式教学。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sup>[2]</sup>按朱熹《四书集注》中的解释:“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开其意;发,谓达其辞。”<sup>[4]</sup>“愤”就是学生对某一问题的积极思考,处于一种急于解答而又善未搞清时的矛盾心理状态,这时教师应对学生思考问题的方法适时地给以指导,以帮助学生开启思路,这就是“启”。“悱”是学生对某一问题已经有一段时间的思考,但尚未考虑成熟,处于想说又难以表达的另一种矛盾心理状态。这时,教师应帮助学生明确思路,然后用比较准确的语言表达出来。这就是“发”。所以,启发式教学要求学生独立思考,具有怀疑精神和追问意识,即通过思考将所学知识融会贯通并举一反三,不断提高个人作为“人”的能力。

纪后半叶才被正式提出并逐步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但是孔子在其教育过程中已经在自觉、不自觉地实施着素质教育。孔子,作为中国乃至世界伟大的教育家,其长期的教育教学实践始终贯穿了朴素的素质教育思想。

### (一) 教育的必要性和长期性

对于孔子来说,人生下来并不是自足圆满的,而是有限的。有限之人必须通过后天不断的学习和思考。这既包括对“纯粹知识”的尊重和爱好,也包括学以致用,把理论与实际联系起来,在实践中发现和探索新知识,以及对知识创新、批判与发展,更包括在这种社会性的学习和思考过程中不断地领悟“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规定,去堂堂正正地做一个人。这意味着,没有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胆敢宣称他在有生之年已经完全达于理想典型意义上的人,而可以停止努力了。教育是一生的事情,孔子主张“全人生的学习教育过程”<sup>[6]</sup>,《论语》中有一句话对此做出了最好的注释:“启予足! 启予手! 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 小子!”<sup>[2]</sup>

### (二) 教育的对象

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sup>[2]</sup>在孔子看来,无论是什么样的人,无论其出身、才智、性格等有着怎样的差别,无论是先进后进、君子野人,都应该有自我教育的意识,也应该有接受教育的权利<sup>[7]</sup>。一方面,孔子并不只重视少部分尖子生而忽视、放弃多数一般的学生或所谓差生,另一方面,在孔子那里,差或许只意味着学有专攻,他通过“因材施教”使所有学生都得到发展,成为符合自身实际、适应社会需要的人才。是故孔门弟子有四科:“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sup>[2]</sup>,这亦颇合“子以四教:文、行、忠、信”<sup>[2]</sup>之说。据《论语·子张篇》记载,子游曾经常批评子夏的学生只会做些扫地应答之类的琐事,不务正业。子夏听说后立即反驳,说子游在胡说。子夏接着说,谁能规定孔子的学说一定该先教什么后教什么呢?<sup>[2]</sup>这也从一个方面表现出孔子教育对象的广泛性。在今天,教育应面向全体公民,这既是教育平等性原则的要求,也是素质教育的要求。

### (三) 教育的目标

无论是文行忠信、礼乐射御书数,还是学与思,孔子的目标是要就道“成人”。孔子的教育不是为了纯粹的知识或形而上的道德,而是为了人的全面

发展<sup>[8]</sup>。笔者认为,这应该成为大学教育的理念,即高等教育要以对人的关注为核心、以人的完善为目的。当前,大学教育工具性功能是客观存在的,但这不能与目的相混淆。大学教育的各种功能,如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等,最终要通过培养人来实现。只有以此为出发点,我们的思想才能走出“功利”、“工具”的世俗樊笼,继而将人的自我完善、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教育目的。

## 三、“学”与“思”以及素质教育

教育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现代教育要求学生系统地学习科学知识包括基础学科和有关专业的科学知识,学习和掌握综合技术和有关的专业技术,进行实践能力的训练,培养追求真理、探索创新、献身科学、为人类造福的科学精神,教育方法遵循科学的认识论路线,理论联系实际,重视理论、重视观察、实验、操作和社会实践。可见,现代教育提倡学生学习内容要全面,学习态度要合理,教师的教学内容也应具有全面性,所采用的教学方法要有科学性<sup>[9]</sup>。然而,在中国现实教育中,素质教育尚未真正成为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主导意识,特别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对“学”与“思”本质及其关系的淡化,导致基础教育甚至高等教育出现了许多弊端。

受应试教育观念的影响,中小学校往往以升学率为终极目的。在教育行政部门的评估中,也存在着只考察主要课程的成绩,对德育、体育、美育、劳动技能的培养方面存在忽视或轻视的现象,这就导致智育被当作学校教育的主要目标,德育、体育、美育以及劳动技能教育被置于从属地位,很多学生理想信念模糊、思想道德滑坡、社会责任感缺失,心理素质下降,心理承受能力差<sup>[10]</sup>。部分教师仍采取填鸭式的教学方式,课堂上一讲到底,把教学内容局限在课本上,导致学生知识面狭窄。学生无暇参与课堂以外的各种有益活动,导致知识狭窄,学生的学习兴趣 and 个性被扼杀。

教育的对象是人而非容器,教育的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在应试教育的模式下,素质教育的目标如何实现? 孔子关于“学”与“思”本质关系的教育思想,要求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应重视学与思的结合。“学”既是对书本知识的学习,也是对做人道理的学习,因而应改善教育评估手段,加强德育和体育的重视,只有教育内容全面,才能使学生全面发

展。正如孔子以“六艺”作为教材,既增长了学生的综合知识,也培养了学生的历史责任感,提高思想道德水平,所以,应该把道德教育和知识教育结合起来。“学”也是教和学的相互作用和交流,故教师在课堂上可以借鉴孔子启发式的教学方法,加强师生间的互动、讨论和交流。学生作为教育中的主体,应积极主动地参与教育活动,采取探究式、自主式的学习方式,提出问题,对所学的东西进行归纳、概括、总结,使其变为自己的知识。由于学生具有个体差异性,所以教师应采取因材施教的方法,对不同的学生给予不同的指导,让学生个性得到应有的发展。如果只学不思,就无法创新,也不能推动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的发展;如果只思不学,没有前人知识经验的指导,人们在探索社会发展过程中将会走许多弯路,人类文明也得不到传承。应该说,孔子之学是生活之学,孔子之思是生活之思。中国在实施素质教育的过程中已提出了基础教育要为“六会”打下基础,即学会做人、学会学习、学会生活、学会劳动、学会健体、学会审美。这与孔子的教育理念不谋而合。

#### 四、结 语

孔子“学”与“思”意义上的素质教育已经初露

端倪。然而,今天的素质教育之所以举步维艰,并不是人们不懂道理,而在于目前的教育评价标准,修正现行标准需要时间与智慧。

#### 参考文献:

- [1] 费正清. 中国:传统与变迁[M]. 张 沛,译.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 [2] 杨伯峻. 论语译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80.
- [3] 余英时. 士与中国文化[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 [4] 朱 熹. 四书章句集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 [5] 李泽厚. 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
- [6] 孙培青. 中国教育史[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 [7] 汪青杨. 杨叔子院士文化素质教育演讲录[M]. 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
- [8]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9] 陈建平. 高等教育改革的着力点:教育模式的转型[J]. 东南学术,2008,11(1):150-158.
- [10] 刘卫萍,刘绍勤. 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问题[J]. 云梦学刊,2007,28(5):128-130,138.

## Quality education with Confucian concept of “Learning” and “Thinking”

FAN Ting

(School of Humanity and Social Science, Chang'an University, Xi'an 710064, Shaanxi, China)

**Abstract:** To find a path to quality education, the author combines the education ideas taking roots in “Learning” and “Thinking” advanced by Confucius and China's education practice.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Learning” are mainly focuses on accumulation and acceptance of knowledge, and “Thinking” on knowledge's innovation, enhancement and revision. In the process of education, connection “Learning” with “Thinking” is helpful to human's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and self-improvement, which is valuable to quality education.

**Key words:** Confucius; “Learning” and “Thinking”; exam-oriented education; quality education